列聖誌狀通紀 九

孝宗
仁宣王后

列聖誌狀通紀卷之十八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大王

行錄 顯宗御製○顯宗即位初年己亥

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日亥時 上誕生于鄕校洞 仁祖大王潛邸是夕白氣三條飛入寢室而凝于西邊窓櫳間狀若烟氣者然久而乃散四五歲性度豁達屹有巨人之志凡於遊戲之際事多非凡行步必有法度初見節果必獻於 仁祖大王 仁烈王后然後嘗之 兩殿常謂吾家孝子每日未明輒先起問安仍侍 兩殿左右凡 兩殿服用之物侍御之人藏排或不整必親自正之

雖微細之事惡其不正類如是故 兩殿與 仁
獻王后俱奇愛之眷重特隆於諸兄弟矣五歲始
受學而勤讀書或他兒怠而不讀則勸勉甚至常
讀前史至於人倫殘忍之處未嘗不掩卷而傷歎
焉雖在幼冲友愛甚篤盖天性然也丙子之亂出
於意外 仁廟命 上率麟坪大君先往江都行
至中路聞虜騎勢急 大駕旋入南漢 上獨與
數三奴僕馳往護 駕途中得奉 御札還入江
都嘗夜觀天象而謂人曰聞昴星之應在虜此星
若微敵必敗矣日夜戀慕 行宮每當寢食輒思
行在涼薄爲之泣下欲探 行宮消息捐出私

槖金帛募得願行者屢遣往而阻兵只二人得達
一人乃宮奴也奉 御札以來豈非至誠之所感
也恒以未伸至情爲痛遠至北行益切戀闕之
懷聞 仁祖大王有不安節候憂形於色語及起
居之儀涕淚先下傍人亦感動與昭顯世子同處
一館兄弟之間誠愛備至其間雖有難處之事周
旋盡誠無幾微見於外和氣藹然人無間焉且屢
賊攻山海之時欲與昭顯世子同行 上極力言
之於衙門請以身代行辭語懇惻屢感而止昭顯
與 上同往如是者再矣 上及入燕留意經籍
得古今書史其宅珠瓌珍貨一切遠之行中獨淡

如也時虜以燕京所得金玉綵段分與昭顯世子
及 上而獨 上辭而不受願以我國俘虜代之
虜義而從之嘗在燕時一日困卧寢室忽五色之
氣凝滿壁中有一龜出頭而其體甚巨 上疑以
為夢定其神色而諦視之果非夢也東還未久承
仁祖大王命入于春邸及登寶位以來嘗遵
仁祖大王敬守道心之教小心謹慎造次之際未
嘗須臾忘也每遇旱灾憂惶致誠祈雨之日雖炎
天烈日未嘗脫冠觧帶繼之以夜禱輒有應至于
今年春夏旱甚 上以往年失稔今又旱乾軫念
民事憂勤勞悴四月二十一日命設祈雨祭而

上體未豫不能親行教以不敢自安於心遂齋戒
于外閤時鬢髮上已有小癬之候而不恤添傷禱
于天終日達夜不脫網巾腫候自此危劇以致終
天罔極之痛書之至此五內如焚且潛邸時聖
德美行未知何限而孤愚幼未聞今此纂錄掛一
漏萬不得傳諸後世只自痛哭而已 仁烈王后
之喪執喪私邸不食瓜菓居于中門之外倚廬所
侍者只僕隷數三輩哀戚之節服禮之篤人皆咨
嗟悅服王子澂瀟等因其母之惡逆廢置絕島雖
不得強拂公議念其久在海中恐生疾病骨肉之
情終不能自已丙申夏放還京第使之頻頻出入

大內以示親親之恩又使內官教書勸讀凡賜與之物比 先朝無間馬其妹所犯罪惡在法難宥自遭麟坪大君之喪感傷凋零益切眷念亦爲放還渠之奴婢田畓並皆還給以盡其衣食之所欲又賜珍果節物恩顧無替昭顯世子子女並復爵號第宅衣服無不備賜慶安曁諸郡主引入大內密邇撫愛居處飲食與公主無間副尉常例引接之外或招入禁苑視遇亦與駙馬無別此等事皆非外人所知并記如右

誌文撰次時 傳教 己亥八月初七日乙未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欲致堯舜之治則當盡堯舜

之道以此爲修身致化之本焉且痛慨時事禮羅賢俊托置心腹交修道義期挽斯世於三代伸大義於天下此實 先王之志平日樹立之宏規大範也而今此狀中不甚擧論此一款不可不特加明白寫出傳諸来世爾

行狀 己亥

國王諱　字　 仁祖大王之第二子 元宗大王之孫母妃仁烈王后韓氏領敦寧府事西平府院君浚謙之女生 王于鄉校洞潛邸己未五月二十二日亥時也是夕白氣三條飛入寢室凝着西偏窓櫳間似烟非烟久而乃散見者異之

已而　王生四五歲性度豁達屹然有巨人之志
遊戲之際事多不凡行步必有法度初見節果必
先獻　兩殿然後嘗之　兩殿常謂吾家孝子每
日未明輒先起問安于　兩殿仍侍左右凡　兩
殿服用之物侍御者藏排或未齊整則　王必親
自正之雖微細之事惡其不正類如是故　兩殿
及　仁獻王后俱奇愛之眷重特隆焉甫五歲受
書不勸而勤如見他兒之厭讀必勸令勤學嘗讀
前史至人倫殘忍處未嘗不掩卷而傷歎盖自幼
冲天性然也八歲丙寅封鳳林大君辛未行嘉禮
王妃故右議政新豐府院君張維之女大族法

家也乙亥十二月 仁烈王后上仙 王處私第
居堊于中門之外執喪盡制不食瓜菓所侍者只
僕隷數三輩哀戚之節服禮之篤人莫不咨嗟恍
服丙子纔過祥禫還大難 仁祖命 王與麟
坪大君先往江都行至中路勢益危急聞 大駕
入南漢 王獨與數三奴僕馳赴 行在途奉
御札仍入江都夜觀天象以占時事日夜東望戀
慕每當寢食輒思 行在涼薄爲之泣下欲探
行宮消息捐出橐中金帛募士屢遣而道阻未入
只二人得達其一乃宮奴也得奉 御札以歸皆
謂之至誠所感丁丑正月江都見陷二月偕昭顯

世子入質瀋陽自從北行益切戀 闕之懷聞
仁祖大王有不安節之候則憂形于色語及起居
之儀潸淚先下傍人亦感動與昭顯世子同處一
館兄弟之間誠愛備至其間雖有難處之事周旋
盡誠無幾微見於外和氣藹然人無間焉且清人
攻山海之時欲與昭顯世子同行 王極力言之
於衙門請以身代行辭語懇惻清人感而止後亦
輒請自行與昭顯同往者再甲申春清國入北京
乙酉春昭顯世子大歸未幾疾作殂逝 王繼而
出還 仁祖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乃詢諸大臣
列卿遂定策立爲世子國人皆欣然相慶 王始

聞 命涕泣上章懇辭 仁祖答曰[一本有以字]爾聰明孝友故特用兄亡弟及之禮爾其勿讓益修孝悌之道視兄子猶已出再辭也又 答曰予志先定詢謀僉同爾毋固辭敬守道心 王在瀋時相人者見王竊相語曰眞王者云及入燕一日困卧忽有五色之氣凝滿寢室壁間有一龜出頭而體甚巨 王疑夢諦視之非夢也至是相者之言驗焉龜亦有知也歟涓吉以九月二十七日有司備宮儀具仗衛迎于潛邸行冊禮於仁政殿庭 嬪宮受冊於內庭翼月謁先聖行入學禮冠儒冠服儒服就博士席講大學討論良久圜觀者莫不悅

服迺　下令瀋來牛羊盡與關西俾補公用　王
素好學自就外傅業益進早通經史雖在泥露之
中未嘗不與于學曉窓寒燈吾伊不輟其書即書
傳也聞者為之欽歎及入燕京清國以其所獲金
王錦繡分遺而　王辭不受願以我國俘擄代之
清人義而從之惟留意經籍古今書史之外凡珠
瓌珍貨絶不近之歸時行李獨淡如也育德春闈
日親賓僚三朝之餘講劘孜孜乃令宮官取書之
無逸詩之七月及古箴銘等書書屏以張而常目
之己丑五月初　仁祖大漸　王割手指出血以
進逮不諱處地哭擗水漿不進禮官以嗣位禮節

聞 王拒之以不忍大臣近臣更請不許三司連
啓大臣率百官庭請始許而行禮之日日晩不出
禮官申請乃出淚下如雨侍臣百官皆嗚咽不敢
仰視步出宣政殿東夾門通禮請御小輿而却之
至仁政門御座前久立不陞大臣令禮曹判書趨
而進請陞然後乃陞禮罷步入仁政殿繞入門而
痛哭聲徹于外諫院啓請卒哭前視朝一依舊例
行之 答以情禮之所不忍爲憂請不從禮曹啓
議 儲宮卒哭前書筵服色 王曰經者萬世之
常不可以一時之故便用權道而况孝悌之道乎
予惡焉夫末世之純用權道也遂不許九月發引後

政院請寢 陵幸答曰昨於郊外瞻望 靈輿擬
盡眼力少紓晷刻之痛行帷奄隔無處更望歸來
則殿宇閴寂無所依恃少慰此懷者只有復詣
山陵以盡罔極之痛耳今見此啓豈特今日之痛
實是與天地無窮之痛也諸大臣力請而停之返
虞日迎哭于西郊輿儓下賤亦皆痛哭 永思殿
朔望節日行禮必躬隆寒盛熱亦罔或寢庚寅秋
往省 長陵伏而哭盡哀貫禮請止不止登降之
際哭聲不絕辛卯六月命停祔 廟後陳賀臺臣
及羣臣援古請行甚懇終讓不許時 太廟修改
塗壁有司不能辨未即告完 列聖神位久於移

安之所 王懼無以安 靈不敢寧處下坐殿廊
以俟還安政院啓請還御殿上 答曰 太廟神
靈安而後寡躬亦得以安今 廟主露處安敢放
心安居乎 廟主奉還然後陞殿壬辰 王謂筵
臣曰人主或有病故則已若無故則當依國典親
行四時祭可也又謂禮曹判書李厚源曰在昔
祖宗朝每年展謁 祖宗陵寢揆以情禮在所不
已迺以春之二三月秋之七八月輪回展謁永為
恒式丁酉講詩傳蓼莪篇 王曰詩本性情故能
令人感發懲創而讀詩至此不覺嗚咽每讀一句
聲音懷惋辭意懇惻左右臣鄰皆伏而流涕其奉

先永慕之誠如此　王孝友天至覺超前古貫
匹士之曾閔帝王之舜文　大妃趙氏有痼疾
王奉養隆至衛護備悉得以平安又以燕處僻隘
不宜冬夏為營新殿額以萬壽朝夕省侍志物兼
盡國與上壽于　大妃辭以豐呈　王欲一設行
而歲歉民罷且以天變將舉旋止者屢矣丁酉冬
略具宴儀名曰進宴壽　大妃于萬壽殿儀略而
禮備和氣融融中外皆為之欣悅是年秋　王行
展　孝陵昭顯之墓不遠將遣官致祭已而　下
教曰向夢昭顯色甚喜如平昔謂或偶然今又夢
見而語及未能躬奠則執余手有悵然之色覺來

悦若平生悲懷難狀日晷雖短欲紓此懷展謁之
後乃簡其從官而親奠焉與麟坪大君湑自幼時
宿必同衾不忍一日相離及長暫相阻則輒戀戀
不置出入禁中無朝無暮每因朝家之使陳謝事
重不得已使大君奉命未免頻仍去時依依有解
手之恨來時專价遠逆于鴨江之外慰之以法醞
親札逢輒倍歡悲喜兼至蓋常棣之湛樂未足
以喻其至情也丙申夏麟坪適到參判吳挺一家
有一朝士乘醉語言謬妄郡守徐抃聞其傳說遂
告云麟坪擊牛會客事將不測　王震怒親鞫抃
斃於杖下竄黜其傳說者流言息焉麟坪自戊戌

春遘疾沉痼 王日夜伻問醫藥交道一日親自
臨視以家人禮相接麟坪感幸若沉痾之忽蘇自
是少差有日五月十三日病革報急 王乘小輿
蒼黃徑出近臣步而從臨呼已絶矣撫而長號淚
如泉迸侍衛之臣無不哽咽時暑熱方熾而坐不
暫離粥亦不御冒雨連臨親莅襲斂自附身附棺
以至殯而葬而堋于墓皆從內辦而官庀爲其夫
人繼而歿自始卒比窆賻襚優厚遣中官監護亦
如大君時崇善君澂樂善君潚 仁祖大王後宮
趙出也因其母之惡逆澂又重出逆招朝議甚峻
廢置絶島 王雖不得强拂公議念其久在海中

恐致霧露之傷骨肉之情終不能自已丙申夏放
還京第使之頻頻出入大内以示親親之恩澂濔未
冠故行冠禮於禁中又使内官訓敎勸讀賜與之
物比 先朝無間焉命復其爵而三司爭執逾月
大臣亦以為不可遂寢焉 王以為歉恨己亥春
正月進諸大臣而 諭之曰自遭麟坪大君之喪
言念同氣之終鮮益切悲感入謁之人皆有身章
而澂濔獨以白衣進見心甚慽慽予欲復其爵議
諸卿等因歔唏飲泣羣臣相與拭淚無敢異辭遂
命復封爵樂善君未聘命禮曹擇配大臣請令本
家聞見報知宗簿寺 王下教曰兄弟二人相依

以處何從而聞見報知乎竟令禮曺擇定行禮其妹以翁主助其母逞兇百官三司請按律而 王不忍加法貸死還外待之甚厚至是亦令放還築室以處之奴婢田土並皆還給以盡其衣食之所欲珍餽續降恩顧無替逆姜以昭顯嬪稔積惡毒自速天誅得罪 先朝其子女遷置海島 王憐而放回又於閏三月 王(舊本作上)謂羣臣曰瀓濔等既復官爵得以冠帶出入予甚喜悅而因有所思昭顯世子子女以其母之故尚未屬籍雖見何知予甚悲之其所坐累本與瀓濔無異而况 先王之教有曰視兄子猶己出予常佩服今欲與瀓

潚一體推恩俾無不均之歎無負我 先王盛教諸卿之意如何羣臣皆以為當 王舊本作上垂淚下教曰爵號當書下矣今日僉議無異予甚喜悅予與昭顯同時北行崎嶇異域備嘗艱險左右提挈晝夜不離東還未幾人事奄忽不良之人仍以生變 先朝成命不得輕改而心常隱痛以至于今冥冥之中豈無憾恨因嗚咽良久於是昭顯子女並復爵號子封慶安君二女封郡主以時婚嫁第宅衣服無不備賜慶安暨諸郡主引入大內密邇撫愛居處飲食與公主無間副尉引接之外至或至或一本作或至招入禁苑視遇亦與駙馬無別惇睦

親族恩賚普霑綾原大君俌　仁祖大王之弟也
尊敬優異其庶子靈愼正瀅特拜司饔院副提調
吏曹以未準資級啓　王曰叔父年高無以慰悅
乃命加資以授之綾原訃聞素服衰臨情文備至
仁興君瑛貞愼翁主貞徽翁主之卒皆給祿以終
三年貞仁翁主從其子安山倅洪瑄卒于郡衙家
在城中發引而歸也使之入殯于其第異數均加
俱是　宣祖一本作廟之子女也其於學問已領大要
及承道心之敎益加謹愼造次之際未嘗敢忘即
阼以來禮勤三接不以寒暑而廢己丑十月始御
經筵講中庸序讀至篇末諱朱子名亦令講官諱

之自此顏曾思孟程周並諱其名庚寅早春方有
未寧之候筵臣請姑停講　王曰開筵論難多有
可聞且無疾痛安得不為正當六月日三臨筵
臣恐致勞傷又請日一進講　王曰予素多病冬
日嚴凝則勢難頻講欲於此時頻數開筵又於十
一月請姑停筵　王不許曰若極寒則予當觀勢
處之姑勿煩稟　王嘗講詩傳而至是停詩講書
以宅憂也朝晝講書傳夕講大學衍義御宣政殿
晝講時　王曰開筵已久而尚未見大臣君臣相
見豈有定例予欲令大臣諫臣皆入參經筵矣見
之（舊本又有之字）若疎情安從生進講衍義至攻乎異端

章　王曰此時釋佛之害甚於楊墨也且我國道教則不行而唐之人君有鍊丹而崩者宋之真宗既知其非而猶未免惑焉是未可知也　王惡異端如此故朔書書進中有書佛語者命政院嚴禁之　王謂筵臣曰古人言學問則可以變化氣質學問之功豈曰少哉人之患在於立志不固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尤為着念處也又曰大禹之德非一而首稱克勤克儉帝舜之垂訓後世者可見矣我國亂後上下皆在憂遑之中而事奢侈何也講禹貢謂儒臣曰禹之勤勞與身經百戰創業之主一本作君何如對曰不如禹之勤也　王曰身經百戰

之君亦非不勤而其心猶有所為者至於禹少無
私天下之心此為難也嘗言韓休為相玄宗有貌
瘦之歎其心之厭惡可知矣講衍義時　王曰漢
宣帝不易得之君而何以宦官典樞機乎元帝非
本欲踈斥蕭望之而竟為石顯所欺只却食涕泣
叩頭謝罪而不能正其罪何也嘗臨筵慨歎曰人
有恒言我國之人例多恇怯以丁丑兎山事見之
則非軍卒之不精也實緣無良將也嘗聞李廣軍
中夜不擊刁斗遠斥候以探敵情丙子之亂為將
者専昧於此申景瑗則既不能戰又不能走我國
將帥輩良可愧於隣國矣且文官則莫如尚文武

官則莫如尚武國家所取不出乎此而今則不然文官之如武弁者固已見輕武弁之如書生者方能見容若使武弁而好馳馬則人必以狂悖目之習尚可怪羊祜杜預之輕裘緩帶者既不可復見則今世武弁之如書生者安能得力於戰陣間也

壬辰十一月晝講多士篇　王謂講官曰今日臨講益知災異之警大可懼也至於明德恤祀之言尤有所內愧於心也又曰古人所云亡國非一道者此言誠有理矣以　大明之亡觀之　崇禎皇帝之事聞諸華人則皆曰外無遊畋之娛內無苑囿之樂凡可以亡國之事一無有之而終至於覆

亡盖由明察二字之不能盡其道也以此論之誠
可懼也他國興亡固不足論而至於今日國事如
此未知末終如何予心如燬也癸巳晝講君陳篇
王曰君陳之任重矣而戒告之辭只稱其孝恭（一本作友）
人之為行豈有加於斯二者哉至講顧命語
及明王恒存危懼之心 王曰人君以藐然之身
處乎億兆之上雖當無事之時豈無艱危（一本作畏）之
心也書亦曰不畏入畏豈不然乎甲午春夕講衍
義至盧杞殺顏真卿黜李揆之事 王曰小人甚
巧必量度人主而逞其術焉杞之視德宗如嬰兒
而終不能覺其昏暗可知且讀史者將以監戒也

今日君臣勉旃勉旃毋使後人視此時如此時之視德宗也夏講詩之邶風出自北門章 王曰賢人隱蔵則固為君人之耻而若以危邦皆望望而去則為臣之道亦似不可此皆君臣之所當審處也乙未春晝講言及 大明事 王曰 崇禎之亡也朝臣無一人死節從死者只一内官良可羞也予觀 大明之制使人執兵而侍羣臣奏事不合於意則撲殺之且設東西廠以宦官主之天下事皆由此出跡其所為亡國已晚矣至講秦風黃鳥章 王曰觀此篇則可知無不忍人之政矣夫所謂不忍人之心自然由中而發忍使臣子惴惴

而入於壙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以人情推之自己則惡死而他人則殺之無忌至於數十人之多其他何足云乎貨寶埋藏無益於死反受慘禍如呂后之被污秦皇之見掘皆由於此文帝儉約故獨無此禍光武壽陵之制纔令流水而已豈非後世之可法者哉講陳風株林章 王曰雖在匹夫悖惡如此則得保軀命難矣况人君乎文王之化及於江漢而其衰也諸侯至於如此可不懼哉夏講七月篇論及道教之盛筵臣說一本作盛稱我朝無左教誠可欽歎 王曰此蓋華罷昭格署之力也予嘗觀宋史李沆為相每入對極言災異可

憂之事上雖厭聞而不恤人有問之者沉曰上春
秋方盛志氣易肆若不以憂畏之言日聞於耳以
動其心則必有流蕩之憂故不得不爾善哉言也
自古人君國家安富海内無虞則驕肆淫泆或陷
於左道或騖於邊功或流於逸豫亡身喪國者滔
滔可不懼哉六月講詩之常棣　王曰友愛之情
盡然後君臣父子皆得其道朋友之義亦能敦信
大學所謂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亦此
義也未有薄於兄弟而厚於人者也兄弟之不能
和睦者若以至誠導之則豈有不感動之理雖冥
頑小民因其本性而導迪則自可歸化矣兄弟或

有相訟者此無無非國家教化不行之致豈非可耻之甚乎冬十月晝講時筵臣言漢哀帝初年威殺盖欲效宣帝之為而為也　王曰自古如彼者多無其才而效其事鮮不為哀帝者也筵臣又論張良背鴻溝之約　王曰士論乃萬世經常之理也以儒者氣象責備於良故以為不義耳當其時良之意惟在復仇何暇念及常道世人不知義理在其中矣至於論范增之事　王曰天無二日助成項羽之功而欲置義帝於何地乎卒遺江中之醜說致縞素之師以為漢王鈞天下之餌增可謂不思其終者也如漢王分羹之說所不忍出於口者

也抗何顏面君臨天下乎論及於宋　王曰萬古最可惜者孰如宋高宗哉有將如岳飛而不用此已非矣又何至於必殺而後已蓋　王言出於痛慨之至也又論尹吉甫事　王曰天生一世才足了一世事安知其後世亦或有一世之吉甫也又曰必內修而後外攘方今急務要在得人心也丙申正月講詩之白駒　王誦其註語而謂曰此註誠為切當自古君臣之間契合為難故韓信對楚之使亦以言聽計從等語拒之果能言聽計從則賢者寧有欲去之理乎鶴鳴章註有玉之溫潤石之廉厲等語　王曰此言最切蓋中人之性遇患

雖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君遇災異則
亦當如是又曰若遇災恐懼不做一事則如被長
者之訶責而畏怖退縮而已何益之有必有所為
之事然後可以答譴若今日行一事明日又行一
事循序漸行念念不已則事可就緒而今之言者
或望其一朝遽做大事業此則決無可成之理矣
朝晝夕講之外時復夜對或不寧而未御正殿或
入侍之官一本作臣不齊則亦時時召對於便殿三月
召對講衍義 王曰古之小人遭昏暗之主得肆
欺蔽而至於英明之主亦或疑惑於讒言讒言可
懼也此所謂浸潤之讒膚受之愬也雖然人主每

事必須先明正大可也何可許其屛左右而言也此讒說所以入也又曰晉齊王攸是介弟也惠帝之昏庸萬古無比則爲武帝者雖以國與弟實是宗社之福也而信聽讒言反生疑忌之心終至一本有於字骨肉相殘此晉國之所以促亡也丁酉十月

進講心經 王謂筵臣曰本源澄清人欲退聽則道心自可養也若利欲紛拏則何能保有此心也又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若無涵養之功何能爲萬善之主也又曰敬義夾持於內外則雖欲放下於須臾之間不可得也又曰精一之說雖出於堯舜而堯舜之前已有此義敬

義之說雖出於孔子而孔子之前已有此道戊戌春 王謂筵臣曰近觀宋史寧宗光宗二君之事誠可痛也父子天倫之滅絶如彼宋之亡基於此矣又曰當時國事無復可爲而僞學二字爲網打善類之法文言之慘矣謂筵臣曰小人固無智者也然豈不知其國危則其身亦危耶逞奸誤國國亡而身亡有何益哉如宋之賈似道韓侂胄肆兇稔惡誤其國事而國未及亡先赤其族其爲計似巧而實甚拙矣宋時又有請斬朱子者自古小人必欲害賢之心無所不至若此吁亦慘矣又曰宋之道學之禁無異死罪之律其爲痛慨不可言也

元則曰夷狄猶知道學之可崇獎厲之人如有
儒士之流則必放釋而尊待之至以大聖文宣王
之號加於孔聖尊聖之心可謂至矣宋以中國禁
道學如彼元以夷狄而崇道學如是良可怪也論
南宋之事曰高宗當岳飛韓世忠在時未能恢復
及其已死之後則無可為矣孝宗以後則偷安已
久上下恬然何能奮發興復乎晝講畢宋浚吉進
曰近來天變無日無之每年如此 聖心戒懼恐
不如一也 王答曰人心不一實如賛善之言或
尋常放過者豈無其時也講訖語及 大明事
王歎曰 崇禎之亡實由於宦官分遣於州郡者

欲察其善惡而亦利其私獻也密探外事實非正
道況雜流而可信乎浚吉仍陳恤民隱數開筵之
意 王皆嘉納正月臨筵謂賛善宋浚吉曰予之
氣質未免偏駁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快
祛舉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於左右然
後庶或少過予之必欲久留賛善者此也四月講
心經 王曰靜而常敬嘿而常慎不待言動而後
能信此景玩索處也然其要在於力行不然則亦
僞耳五月召對時 王謂侍臣曰宋高宗多懷驚
懼之慮故其所成就無足可觀其時或勸往金陵
或勸往汴京汴京則猶可畏也金陵終不得進一

步惟是驚懼之心如此故有若宗澤李綱岳飛韓世忠而不能用若使孝宗生此世用此人則復河北似不難矣又曰秦檜之心最不可知既得相之後何不背金而專意南方耶韓世忠騎驢西湖之事岳飛莫須有之語為宋高宗未嘗不發一嘅也十一月召對 王謂吏判宋時烈曰宋神宗對明道而歎無人才明道曰今亦豈無其人乎神宗竟不知明道之可任甚可嘅也時烈曰明道以三代之事陳之則神宗曰予何敢當焉明道愀然曰此非社稷之福也明道之心如此其大而神宗之志如彼其小雖知其可任而豈能任之乎 王曰古

昔之事令人追慨而今日之事若復爲後人所慨則豈不大可畏哉十二月召對宋時烈論及　王性偏請盡其和平之道　王曰卿豈不知予之病哉予之病痛有氣質之偏方其怒也不知事之是非故有不中者矣自近日以來如有怒事則忍而治之中夜思之則怒漸弛矣己亥二月召對論敬字　王曰人須動時動靜時靜然後工夫方可專一矣若只泥於靜則何足謂敬也四月召對　王曰古之人君雖富有天下而猶思蓄積豈非可笑耶漢靈帝撫錢而言曰朕在私第時愛爾久矣賣爵聚斂無所不至若是悖入(一本有而字)能免悖出乎

禽獸固不足言而龍爲四靈之長往往耽餌而死
由其有欲也盖自講心経宋浚吉頻頻侍講戊戌
冬後宋時烈亦迭進以侍其他以儒術進者並命
輪入心上工夫多有進益 王自念性偏難克惟
怒㝡甚常加猛省卒至打疊嘗謂夙興夜寐箴切
於着工宜作屛置諸座隅乃令玉堂詞臣繕寫以
進堂宇門闥揭以戒語大書當惜分陰對越上帝
八字粘之壁上齋曰敬義閤曰養心者皆所以自
警也 王有一適嗣即我 殿下也仁孝夙彰
仁祖朝己丑春封爲世孫及 王即位越三年辛
卯秋封爲世子 王愛重之甚而訓誨嚴切爲擇

宮僚日講經史贇善進善等官以授儒賢更相勸導漸就高明之域且 教宮官曰勿拘常規反覆陳說古今得失閭閻利病亦皆引喻得令曉解可也帝王家子弟生長深宮不識民間疾苦後苑有種禾處耕耘時使世子往見而知民事爾又謂贇善宋浚吉曰東宮正當學問之時如贇善之人留在盡心輔導則其幸如何其望輔於臣僚者甚切好賢之誠不翅緇衣尊而禮之不致則不止嗣服之初前參議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議權諰李惟泰前縣監崔蘊等首被 召命而來念其旅食之艱賜以米肉有庖人廩人之繼閒時烈

惟泰之母老且有疾令道臣餽米饌及藥物特拜
金集為禮曹參判吏曹以為禮官之必用文官法
也 王曰稽古讀書之人召將何用不可拘於常
規也集一歲中超至吏曹判書後以大耋陞判中
樞 王聞其卒悼儒林領袖之喪使之禮葬遣近
臣致祭時烈亦特授禮曹參判與浚吉俱由亞卿
相先後為吏兵判徵辟之勤則命乘駕轎欲其暖
寒則至解貂裘知遇之隆古亦稀覯權諰歷進善
執義進拜同副尋為贊善崔蘊㬌經臺府超授承
旨沉先洙遭外艱 王以為舊時甘盤存問而給
藥料食物既沒喪由憲職擢置銀臺許穆亦自林

下起為持平掌令趙克善之病也賜毛衣覆之遣內醫救之其歿也令戶曹郎官泣其喪又日遣中使監護衣衾棺斂極其備禮護櫬營墓悉令官庀凡有儒名者靡不搜訪而用之眷顧甚渥崇儒之盛終始如一蓋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先朝耆老勳舊大臣禮敬隆異恩數崇重高年達尊行步不良有若金尚憲則入闕而命乘肩輿上殿則內官扶掖被譴 先朝而情在可恕才識宜用有若李敬輿則起廢倚毗爰作首揆榜棘絕塞而非得罪於本朝則 手札慰諭問饋相繼勉遣大君終脫之於死地或錫之廐馬文豹一本無文豹二字或賜之上

尊珍膳節物時果異味之須絲絡告省松楸則備
給奠儀澤洽泉壤休沐出外則　下諭方伯別有
餉遺往往引入便殿宣勸宮醞有疾則必遣御醫
内藥隨之陳達所懷則翕受敷施又必宣召開心
面諭事無大小咨而後行照臨臣庶無微不察被
戮異域者特恤其家奉使殊邦者恩被妻孥為養
乞郡者悉遂其願有親癠則救濟之身病重則不
以秩卑而忽之宰臣之老於鄉者月給之廩隱卒
贈死之典廣加於庶官為吏而治最者久而猶記
殁亦不忘編管丁憂則放使奔哭死事無子則育
及其婭比年凶歉度支告匱備局請減百官祿俸

政院繼之大臣申之而不許一則曰忠信重祿聖人所訓凶年饑歲尤宜惕念再則曰御供未減者尚多倖其盡減更議可也惟浮費悉令節減三則曰祖宗朝待下之道極其豐厚今不可太薄終不減祿經用亦支蓋體羣臣出於至意首開言路導之使言有能陳疏說弊獻箴規諷賜以虎豹皮或賜馬裝弘文館學士例用見錄者而嘉其言直則赦罪而直拜修撰敢諫者往往擢用三司之官更引迭見勉之以繩糾之責用人之際常飭兩銓臺諫守令尤使愼簡名賢良相及忠臣孝子淸白子孫並令錄用褒嘉節義風勵頹俗故東萊府使

宋象賢子孫殘微墓道無表 王聞之令本道方伯建碑 王以為自古忠臣無如趙憲其子孫特命先用贈故左相金尚憲為領議政故叅判鄭蘊為判書刊行三綱行實又命梓警民編以為觀感之地諸道監兵水使與列邑守宰之拜辭也賜對從容黜陟撫字之道諄諄戒諭分遣御史廉察列邑及邊鎮得其善惡之狀而賞罰之且以荒塞兵民不霑 王化咸鏡南北道平安兵使及兩界邊倅間以文官差遣念百隷之怠惰 下教曰能不能才也勤不勤志也才固難得（一本有而字）志亦不勤則將何以為國諸司之慢不舉職者輒罰之又

教曰朝廷先立紀綱百執事皆勤厥職則何事不濟而目今百司慫泛度日如坐起不難之事而專然廢閣予甚慮焉錢穀之任尤不可數易而朝差夕改我國若無執吏則無可為矣自今每朔朔末六曹及漢城府掌隸院各以其司坐起日數書入憑考其勤慢自是各司月書坐不坐以啓後憲府只一坐　教曰法官如此則其何能糾正百司乎前大司憲以下並命推考深惡朋比之習謂筵臣曰人臣之為黨者非他不過為爵祿計也果能盡心國事為人主所重則富貴自來何用奔走營為乎若其情迹敗露終未免於罪戾則獨不愧於心

乎予則必欲打破私門修舉國事矣又曰朋友友
其德也雖盃酒之間宜相勉有責善之道而今也
皆以褻狎為事朝紳之間各自為朋相與掩非同
歸於黨良可寒心引見時諭羣臣曰賄賂公行亡
國之道　大明及昏朝時事其鑑不遠即令名公
大夫寧有是事大臣公卿更加砥礪風俗敦尚清
白雖無才之人清白則擢用以導一世可也其戒
飭臣工如此為之輪對以問各司之弊為之殿講
以勸文臣及士子時出　御題試製玉堂銀臺春
坊等入直之官以賞其優者又別選詞臣賜書堂
之暇且讀且作間御春塘臺親試文武之才或即

日放榜或面給賞物以聳觀聽爲擇大司成且設
祭酒以儒賢兼帶教以小學乙未七夕聚諸生試
製尋賜新銀盃於太學仍宣醞於館中多官及入
格諸生且降 宸翰曰庸續舊典特賜銀盃二部
於本館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矣欲其和也
惟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盖出於作興一世
以爲美談優老之義跨越常例上自朝臣下至編
甿以壽陞爵者前後甚多高年大耋無貴賤男女
歲輒存問而優其米酒等物九十與百歲則超授
資級加以紬絮免其戶役盖以餘日無多矜念益
深也都下有百餘歲庶人使掖庭人負而致之殿

上餽之以珍羞節產之物餉亦不絶　萬壽宴後
乃　下教曰四境之內吾民之父母年老而不能
養者何限是予之責也其令中外各賜米饌酒以
體予推及之意惻怛之旨人人感泣　王性旣寬
豁又甚明慎故蔽獄無所疑惑辛卯冬逆豎金自
點之獄　王御仁政門親鞫賊子鉽承服直引同
謀武將繼告士夫延及滋蔓　王教問事郎毋更
問同黨於是人之疑懼者始定鉽言曾使譯官李
馨長謀事云云而時馨長赴燕未還鞫廳秘而不
泄翌年三月馨長還到灣上大臣密請急遣金吾
郎拿來舉朝憂其招禍盖賊譯與鄭譯相表裏也

王不少撓嚴鞫而鞣之國人咸快之初遣中使於光陽自點之謫所搜其文書而來朝士簡札及閫帥守令書信皆入於禁中怨語凶迹亦有彰露者而並留中不下後筵臣以為言 王答以無可觀(舊本有罵字)已焚之矣蓋恐獄之濫也大逆既誅例有賀儀而 王以為元勳反逆可愧無可賀遂不受於庶獄無所不慎嘗讀書之象以典刑曰何後世法網之密也此非宋太祖之言乎及讀呂刑亦以敬慎之意面諭於刑官又 教曰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必至公無私一於平心而後民得以措手足矣今有受刑多而不輸情者殊

無輔治之意或有一受刑而相繼致斃者欽恤之道安在於是刑曹堂上並被推勘每當嚴寒盛暑遣承旨按閱典獄先放輕囚令禁府刑曹劃即疏決臨歲時亦如是外方監司有或濫刑致殞人命者則不以已往而不治必拿問而罪之壬辰冬聞處絞罪人例為椎殺乃 下教曰死雖一也殊非律名之本意乎甚慘然其令刑官審處自是應絞者縊而殺之刑曹既過三覆罪人等將按律處斷 王謂諸臣曰暖氣如春淫雨不止沉霧四塞予心悚慄十餘死囚皆將伏法（舊本作誅）於今日三覆議讞猶慮其未盡復欲問諸卿等諸臣皆贊之而更

讞特減二囚死甲午十二月史官承 命察典獄書啓囚中八人衣裳尤甚單薄 教曰當此寒沍之節吾民觸禁抵法繫縲凍獄食不充腹(一本作腸)衣不掩體予用矜惻無以為懷其令該曹造給襦衣且給薪炭又命諭諸道各邑庶囚遍給薪炭俾免凍死之患謂承旨曰屢下恤刑之教而中外臣僚不克奉行閫帥守令等濫用刑杖非罪殞命者有之不勝驚駭人命至重雖犯大辟猶且再三覆議不忍遽斷況以一時之怒過用不當用之刑致人於死則(一本無則字) 其在國法豈不寒心宜傳諭于八方閫帥以下諸將領及守令等毋令恣意用刑知

朝家欽恤之意丁酉冬唐津人李琎之誣告也雪
寒方酷湖右士民被逮者多是凍餒之毗 王一
見供辭洞辨曲直命誅告者盡釋誣枉令有司衣
其寒者人給行粮皆感祝拜叩涕泣而歸前後誣
獄皆即快斷無株累拖冤之患屢經變亂師律墜
紊 仁祖朝設立營將旋罷不行 王以先朝舊
制復設為可乃於兩湖五營嶺南左右道諸鎮各
置將領以統所管之卒俾專桑土之備訓局之武
騎砲兵視前加額御營之軍分部遞上各有條理
三南編伍亦令給復各寺奴婢不行推刷已久逃
故虛實了不可辨徒掛空簿漏逸甚衆 王以苦

歇不均法令無據乙未設都監以刷之遣御史以覈之良者雖僞而歲久則蕩滌之寃者陳訴則審察而伸雪之一戶多丁則量減之或米或布隨其土宜南中則捧置各處用給軍需西路則取供經用愛民之政先務力本嘗　敎曰昔行燕瀋之路諦觀稼穡之事灌漑之用莫如水車而我國全昧此制其制度令下于朝堂審其便否傳布外方以爲勸農之一助蓋漢人之制也公州牧使申洬編得農書鋟板印進嘉奬而賞之爰命該曹多印廣布務除民弊每當　省陵尤勤顧念庚寅秋將幸長陵敎曰不得拜謁　山陵將及再朞不任霜

露之感縱有此行此何時耶歲饑民勞況值三使未返又有先聲予雖不得徒步往返其可勞民力費民財而治道路橋梁乎該邑守令勿為導駕監司簡其所率齎糧而去若有（一本無若有二字）犯者以法裁之仍令大臣以下自持餱糧勿侵列邑 駕次新院分遣宣傳官察從臣所住處或有使喚各官人吏及受供饋者侍衛軍兵踐田傷穀者 近陵行幸時則命毋設大小晝停只設一處恤民飢疫如救焚然己丑北道馳啓民患染疾死亡相繼命送臘劑清蘇及各種良材以救之又啓一道飢荒六鎮尤甚乃命移嶺東之粟有泛舟之役大省徭

賦內需貢納之物盡行蠲減民無飢死庚寅閭巷
間癘疫大熾嚴飭東西活人署盡心救療官餽之
米穀又令醫司多劑二聖救苦丸以濟其夭札以
兩西畿甸站役偏重命發倉粟分賑三路站上之
飢者官給其料內司米布皮物及所屬鹽盆出付
民曹用寬貽征內局芙蓉香限 國恤勿用又減
內供之酒五日只供一瓶以為救急之用時牛黃
價直翔貴供納之邑弊不可言因內局(舊本作醫)提調
啓達牛黃熊膽並命量減其數或權減人參亦定
上中下三品上品則別盛一櫃以供 御藥中為
賜與下為院中救急退送者絕少外方大以為幸

進獻方物限二年不受辛卯 世子嘉禮時命停
會禮宴遂減内外命婦床排花朶一百餘枝其他
省費甚多壬辰湖南告飢每朔新産之膳限秋成
停進減供上紙及白綿紙後聞本道又病癘廢農
下諭方伯俾盡賑活之方且令族隣耘厥荒疇
湖西嶺南失稔尤甚之邑全免其税北道兩西分
等賜租 御供鮮魚亦嘗權減及冬司饔院請復
膳則又命仍減數歲饔院所捧生乾魚物多有點
退之弊命減尺量之限痛禁其刀蹬癸巳六鎭三
甲被灾甚賜一年租内資寺貢物既減故三月三
日餅食只命進于 大妃殿而内資並進於 大

殿乃罷其官禮曹請復設各道朔膳 教曰三南
癘疫尚熾饑饉實切何心受此逐朔之享乎明年
誕日方物亦命停罷全南監司推緘之對有云
臘享所供之獐各官生致于監營 王教以其弊
不貲予心不安不如不享之為愈令該道後勿生
致乙未清北江界等二十五邑被灾朝廷減稅三
分之一監司請更減戶曹難之特令盡減下三道
及東北兩道戊戌己亥所納歲幣次木總九百四
十餘同己亥三南所納上幣木八十八同命全減
之其數以新刷奴婢貢木充之關北邊窮困生子
不舉深用驚惻令道臣開諭嚴禁教列邑生子者

給米與醬永以爲式湖西當壬辰倭變之時未及中兵替受他道之役素稱偏重辛卯用相臣金堉之議行大同法一結收十斗以供京外之用無他徭役民甚便之謫見變生則戒懼切至咨羣臣而究消弭之方罪一己而求四方之言不惟避殿而減膳又必理究而伸枉王獄重囚亦有貸死之時雲漢之憂若痛在躬禱雨之儀欲以身代每齊明澡潔親行祀事雖炎天烈日未嘗脫冠解帶繼之以夜至誠攸感甘澍立應戊戌六月有疾沉綿秋七月延見諸大臣 王以全南沿海賦役偏苦命從民願設大同如湖西已亥春又旱至夏不雨少

間之餘憂勤勞悴數接臣僚講無遺策移粟蠲賦靡極不用賑恤之際先及惸獨設粥京外以食飢者又遣御史出沒村閭察其勤慢兼咨弊瘼懇惻之教相繼而下申飭之令陸續而馳大小官吏奔走率職及麥而野無餓莩詢及軍兵之怨或白骨徵布或黃口充丁老而未除者亦多寃苦爲甚王以當凶歲蠲役之特此獨仍徵則非同仁之意乃令備局先問諸道營儲布木之數方且量宜推恩而未及完了四月念後感疾命設祈雨祭而違豫不能親行不敢自安於心遂齊宿于外閤不恤添傷露禱于天終日達夜不脫冠巾五月初四日

大漸薨于昌德宮之正寢春秋四十有一在位十一年都人士女雨泣雷號閭[illegible]之類塡噎街巷太學四學生及郊畿士夫奔赴者朝夕哀臨于闕門外不可盡數成服後始退飢民之仰哺者亦相率而趨哭自外來者傳言窮村僻鄕愚下之氓莫不奔聚官庭悲之如父母云襲斂之時大臣禮官政院三司入侍禮也 王英明特達剛毅寛厚嚴而克仁威而不猛以不世出之資抱大有爲之志聖圖神謨慨然慕古焦唇乾舌中夜興歎遊畋聲色之娛無一掛意上謹天戒下哀民窮寅畏之心切懷保之意篤令弘文館抄出大學衍義崇敬畏上

下卷合為一冊豳風無逸並作屏書進周禮十二荒政及(一本無及字) 劉向說苑六正六邪漢書刺史六條亦令繕寫以備燕閑之覽崇儒重道渴賢急能拔茅連茹野無遺逸彰善褒節樹之風聲存諸心志者即持養變化之功發於施措者皆固本永命之道接下酬酢表裏洞徹臨筵問答剖析淵微雖以鴻儒有非意見所可企及至於文章吐辭摛藻自成典則真草書法飛動奇妙而未嘗宣露於外辭說之間亦絕不及焉平日所談論惟典謨聖賢之書古今興喪之源與夫經國濟世之策也 龍潛時惟酒無量而自登儲位絕不近口常戒羣下

曰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於酒當官莅職者固不可言言語之失亦至招禍害孰甚焉近來士夫間號稱名流者以飲相高如晉俗之亂頭養望任選部者注擬之際如此之輩勿先於人可也昨年彌留匕箸未御勸進外方異味而不肯曰豈為口腹而擾疲甿哉念迎送之弊守令之不謹進上者亦不許罷黜雖在藥餌之中壹以仁民為意戊戌冬少愈禮官大臣屢請陳賀而王有樂正子數月之憂色終不允俞軫蒼生之飢而忘 玉體之病殆將弗興而尚祈蘇枯此實至性根於天植非勉強而為之也臣民之尤所深悲

者十一年間勵精修省不遑寧息無一歲受享佚之時無一旬不憂勞之日方圖至治未及風動皇天不吊終靳必得之壽抱恨欝伊齎志莫伸斯乃我東方無窮之痛也惟其懿行偉範史不勝紀宏規美制著在甲令出天之大孝禮賢之至誠直可跨軼於商周仁聲德澤入人之深者足以流傳千萬世而不衰稽諸古昔所罕聞焉嗚呼盛哉嗚呼痛哉

領敦寧府事臣李景奭 撰

寧陵誌文 己亥

嗚呼我 大行大王以聰明睿智之聖有傾否濟

屯之志臨御十年克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海隅含生方且跧踵延頸以望功成治定之日乃以己亥四月二十一日辛亥有疾不豫猶愍稼穡之病露立禱雨越五月初四日甲子禮陟于昌德宮之正寢壽四十一嗚呼天乎眞所謂創業未半中途崩殂者嗚呼天乎我 殿下攀號莫及與小大臣攷古謚法謹上尊號曰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王廟號孝宗羣臣相與言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今其庶矣乎將以十月二十九日丙辰葬于寧陵（按陵號初以翼字議啓因 上教改定）實 健元陵之西麓也我殿下以臣時烈自始侍講于初潛洎末年復侍

帷幄遂以　幽宮之誌命臣臣辭謝不敢不獲命
則遂泣血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嗚呼天之迫於氣
數屈伸而生大亂亦生大聖人以擬其時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亦必窮阨其身以增益之故　王誕
降之夕彩氣呈瑞既生九歲而遭丁卯之難十七
歲而　母大妃薨哭泣悲哀庭中不忍聞十八歲
而遭丙子之難入于江華十九歲而丁丑正月得
朝　仁祖於南漢之城下仍質于瀋陽既而西至
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關又南至于錦州衛松山
堡見諸將敗降又東至于鐵嶺衛開元衛又東北
至如奚部鑿玄氷丈餘而飮其水二十六歲而居

北八年始得東歸未數月旋入燕山見京邑灰燼二十七歲乙酉自燕山歸國前後二十餘年之間天之憂戚玉成者靡所不至遂由次適而升儲位由監撫而履至尊　王心知天意之有在不敢自暇逸惟修德立政日不暇給其修德曰學以明其心行以踐其實也故在東宮書無逸豳雅及古昔箴戒之語以自警嘗問宮僚漢之文武孰勝皆曰文帝勝　王曰武帝不忘平城之憂武帝勝及即位日三御經筵嘗曰予氣質多偏惟學可以變化然靜以常敬默以常信此最要法又曰緊切工夫無如敬以養心如是則本源澄澈人欲退聽矣然

亦須義以方外然後動靜相資體用兼該也敬義之說雖始於孔子而舜禹所謂精一者已是此理精一之說雖始於舜禹而前此聖人亦必以是相傳矣故名其閣曰養心堂一本作齋曰敬義又曰克己須從性偏處下功予性多在於怒怒時處事每不中理近得一術事有不可必待中夜怒弛而處之頗覺其寡過矣又曰欲之潛隱者甚可畏予雖自謂不復喜酒然程子大賢猶復有喜獵之心心其可少忽哉且心術隱微處最可深察予每有及民之事不無使民德我之意是知無所爲而爲者真聖學之要也此可見 王用功之精密也又曰禹

之勤勞甚於百戰創業者然禹絕無私天下之心此所以為聖人也此此實深造黙契之言非懸度揣摸之可及也 蓋 王英睿絕倫甫成童講尙書如璣衡律呂之法曉解如破竹至如朞三百雖老師宿儒猶病其難通 王一見無復礙滯自是於精微肯綮處不甚思索而洒然通透克至乎(一本作于)高明之域實非後世人主所可企望也又嘗曰講學所以明理明理將以躬行躬行之實孝弟為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故承事 兩殿順敬備至自幼侍側器物必整理時新之物不先入口 兩殿每曰吾家孝子其在燕瀋思慕不自克興言必涕泣

及仁祖大漸割指進血及喪哭泣之哀顔色之
戚感動臣隣至窆將請 陵臨訣羣臣以毁疾請
止 教曰昨於郊外瞻望 靈轝歸來殿宇閴寂
更無憑依今見此啓予懷之悲實與天地無窮也
魂殿小祭祀非疾甚未嘗不躬行嘗幸 山陵
陟降進止哭不暫止喪畢羣臣請依例陳賀固辭
不受嘗講蓼莪詩悽咽泣下曰詩本性情信矣况
予 先志未伸含痛窮天者乎筵臣以爲新免於
喪是適然矣其後語及未嘗不然玆可謂終身而
慕者歟 繼大妃善病 王奉養調娛翼翼油油
以所處狹隘親自視址以營別殿曰萬壽曰春暉

嘗上壽其中禮爾而愛至物儉而儀備既罷仍問
國中高年各賜米肉以廣推及之意　繼大妃嘗
曰王之誠孝將無以報矣與昭顯蒙難于北孔懷
之情益至或不無蓋底之方圓而能以誠意諧之
清人欲以昭顯從戰　王輒請自行辭氣懇欵清
人感而止昭顯諸子　仁祖朝坐其母皆廢置海
島　王憐而赦回後封其子嫁其女而撫愛與諸
公主絕無纖毫厚薄謂羣臣曰吾與昭顯崎嶇異
域冒犯霜雪左右提挈未嘗暫離東還未幾人事
奄忽每常悼念今（舊本無今字）若視其子異於已子逝
者豈無憾恨常以春秋謁　諸陵當幸　孝陵昭

顯墓在其傍　王曰予疇昔之夢昭顯見予歡若
平生今又夢予執手悵然覺來悲懷難狀遂於拜
陵訖省其墓而歸愛母弟濬甚至幼時宿必同
衾後嘗源源接見日未夕不許出有以危語持濬
者　王怒杖殺其人濬疾訖見之及聞其革以寡
約經出則已無及矣　王悲慟甚至斂又却桃
茢以臨之庶弟瀓濔其母與姊舊已稔惡與金自
點謀逆有司請斷恩處以法　王以事係　繼大
妃只賜其母死而子女放置于外不絕衣食後
王念其逢霧露以死命還之瀓濔入宮見　王王
喜而泣語濬濬沒　王益悼其終鮮泣諭羣臣悉

嘗上壽其中禮爾而愛至物儉而儀備既罷仍問
國中高年各賜米肉以廣推及之意　繼大妃嘗
曰王之誠孝將無以報矣與昭顯蒙難于北孔懷
之情益至或不無蓋底之方圓而能以誠意諧之
清人欲以昭顯從戰　王輒請自行辭氣懇欵清
人感而止昭顯諸子　仁祖朝坐其母廢置海
島　王憐而赦回後封其子嫁其女而撫愛與諸
公主絶無纖毫厚薄謂羣臣曰吾與昭顯崎嶇異
域冒犯霜雪左右提挈未嘗暫離東還未幾人事
奄忽每常悼念今(舊本無今字)若視其子異於己子逝
者豈無憾恨常以春秋謁　諸陵當幸　孝陵昭

顯墓在其傍　王曰予疇昔之夢昭顯見予歡若
平生今又夢予執手悵然覺來悲懷難狀遂於拜
陵訖省其墓而歸愛母弟濬甚至㓜時宿必同
衾後嘗源源接見日未夕不許出有以危語持濬
者　王怒杖殺其人濬疾訖見之及聞其輩以寡
約徑出則已無及矣　王悲慟忒甚至斂又却桃
茢以臨之庶弟澂濔其母與姊舊已㤉惡與金自
點謀逆有司請斷恩處以法　王以事係　繼大
妃只賜其母死而子女放置于外不絕衣食後
王念其逢霧露以死命還之澂濔入宮見　王王
喜而泣語濬濬沒　王益悼其終鮮泣諭羣臣悉

復其官爵　王之尊屬玏瑛　宣廟子也一本自玏至也六字在弟也下備　仁祖弟也　王愛敬之沒身不衰其於疏屬恩禮周至無有怨恨不滿者哉　殿下稍大　王雖甚愛之然教之必以法度故絕無奇衺雜進以害其德性此　王修德之實自身而行於家者也其立政曰任人以誠而保民以仁也故始宅宗首起金尚憲金集集山林宿德尚憲身任大義嘗拘執在北姦人以此媒孽之禍將不測　王應機善處事以得解後亦眷向不少息巖穴之士無不禮致嘗問宋神宗歎無人才而不用二程何也筵臣對曰程子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神宗其志如此雖欲用之得乎又嘗
論朱子筵臣曰朱子生南渡時志在經濟盖欲人
君正心克己養民養兵之外了然無一事以間之
也　王曰宋有程朱而不能用令不能推行其道
則豈不復為後人所恨也又曰君臣固難相信而
任將尤難韓信曰漢王言聽計用雖死不易人主
苟信用臣下則臣下寧有欲去者乎又曰每念宋
高有宗李韓岳而不能用蹙處江南不能進一步
未嘗不悵然太息也　王神彩嚴毅人不敢仰視
而每對羣臣言笑樂易開心見誠洞徹無間故人
人咸得以自盡其言直則賞之其人可用則奬拔

之不拘資格雖已死者褒寵不已忠賢子孫特加
收録儒先祠廟悉賜扁額有司恤釐請削朝廪不
許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毋寧盡損御供也愛
養民生常如不及歲惡免入發積未嘗少靳數遣
御史廉問其疾苦歸則輒親見問有白其死飢之
狀　王惻然泣下曰此不忍聞食其下咽即減常
膳疾疫民死命賚内藥以救之守令必引見敷納
以言因勉勵之或於恒調擢授右職曰當為某邑
嘉爾治績天旱必親禱禱輒應不務暴凡民之惡
欲罷置如飢渴雖力討軍實而老弱者免雖愛惜
官爵而耆艾則與尤慎祥刑自點獄起悉焚其所

親交書每寒暑甚時必問獄囚踈出其細犯嘗使
近臣閱囚有無衣者命所司備給曰罪有常服凍
餒則不可湖民被誣告逮繫者甚衆　王見爰辭
即釋之亦給衣糧皆叩頭流涕而去讀呂刑哀敬
之文喟然興歎面諭刑官使之盡心有失入者輒
坐之不以恕故好生之德浹于民心然有罪者一
斷於法不自爲輕重雖外挾内訐者衆所疑懼亦
珍戮之無所撓增損學制以造俊升而（一本無而字）尚
慮牖民無法命梓三綱行實警民等編以須中外
蓋帝王爲治之道大本既立矣方將修舉廢墜振
起綱維以挽回世道以克酬　聖志之所欲爲者

而卒未能就嗚呼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況形勢之難易又萬萬於殷周之際者而天之降年又未及文王之中身哉嗚呼痛哉昇遐之日京都士庶塡咽哭踊深山窮谷莫不悲號曰吾其柰何嗚呼玆所謂未施哀而民哀者歟

王諱[illegible]字[illegible] 仁祖子也 母妃韓氏西平府院君浚謙之女 神皇末年天下始發亂本朝方且淪喪天命已歸 仁祖而 王以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日生焉昭顯世子 王母兄也昭顯卒有子 仁祖以 王有聖德故立之 王妃故新豐府院君張維女誕一男卽我 殿下一本有五公主洪得

諸公主下嫁事箕沈益顯鄭齊賢鄭載崙元夢鱗其駙馬也一翁主幼二十六字

舅姑甚執婦道此見 王化之一端也嗚呼自三
代以下治不本於學故道術為天下裂惟 王遜
志來修以御家邦故駸駸乎王道之純三代以下
惟功利是尚故多愧於天理民彝惟 王正誼明
道無所計較故 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罔
曰不克罔曰民寡惟厥心厥事是既是慎常有日
暮途遠之歎又歎曰古語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今
則小大數同惟目前是圖誰與我共此者故時有
荊南幄對之賜其沉機妙筭有非人人所可窺測
者尤好宋儒書有以心學說進者即授筵臣訂正

曰得無有悖於程朱否蓋其秉天理明聖學正王
法伸大義以繼春秋大一統之業以承 聖考道
心之傳以不負皇天生 聖之意者豈非建天地
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者乎世無知德者固不能
象成歌詩跣越薦聲使人愀然如復見盛德之容
然以經傳所載模象而蠡管之其乃武乃文祖乎
堯孝悌盡道宗乎舜儉勤惡旨酒法乎禹不邇聲
色改過不吝慕（一本作效）乎湯視民如傷卑服康功師
乎文王發揚蹈厲恐不逮事象乎武王自漢以下
則恢廓大度高祖如之重厚直柔光武同之信義
彰著昭烈近之弧矢鐵柱寤寐豪英而齋志不伸

惜乎宋孝宗似之此則時勢然也 王在燕忽見五彩凝室而神龜出見昔禹抑洪水而天乃以是錫禹使 王志業成就則將不在禹下矣奈何天示之兆而不畀之壽使天下萬世不得卒受其賜歟孰謂亂之可治變之可正而陽不可終無歟匪風下泉之終於變風其意安在豈所謂天不勝氣數屈伸而然者歟雖然建皇極之正明人倫之晦其正大宏遠之規日星乎中天以遺我 聖子以基億萬年無疆之業則其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未嘗不同也嗚呼龜真有知也歟噫此可以少慰臣子無窮之慟也歟臣猥蒙知獎不即褥蟻忍

以文字紀事纂言乾坤之大日月之明固難繪畫而且恐遣辭之際華而不實則罪有深於華元樂擧故寧質而不敢溢以對揚疇昔遠彼之 聖德云

議政府左參贊臣宋時烈 撰

遷 陵時附識 顯宗十四年癸丑

寧陵下還之翌年庚子 陵上石儀罅隙生焉我
殿下議將改封旋慮驚動 玄宮只命以石灰逐旋填補今年癸丑四月因一宗室上疏亟命公卿以下以及三司諸臣同往奉審焉其罅隙細大皆如宗室言 殿下驚懼駭隕徧諭前後任事諸

臣因慮雨水或從罅隙中滲漏遂議遷奉卜吉于
驪州弘濟洞以九月二十九日乙未啓 欑宮十
月初四日 嚴衛臨垣初七日癸卯依禮克襄去
我 世宗大王英陵八百九十七步而近盖弘濟
洞自古稱聖人葬地今其果協矣夫幽誌冊文皆
仍舊貫 陵制一遵 英陵儀式並昭慈儉之德
其萬世永寧垂佑無疆之慶可期而無疑矣嗚呼
我 聖考盛德嘉謨儻能備記以經聖人之手則
必在清廟生民之列矣何渠參伍於賁泰二誓之
間哉嗚呼今去上賓之時十有五年矣臣民之思
慕悲慟如一日不急當初啓自 殯殿以至 陵

所遠邇含生彌山滿野至誠哀號令聞縕禮之舉又相與涕淚而言曰我 聖主復臨灤水之朝嗚呼是孰使之然哉天佑 聖德我 殿下適誕神孫名御諱 肅宗 丁未正月二十二日冊封為世子大係神人之望噫其休矣 聖考嘗論張范二人曰良之背鴻溝約其忠憤急於復讎念何暇及他義理便在其中矣增也每為項羽圖帝業將置義帝於何地及其義帝弒而猶從羽不去是不識天無二日之義也其罪大矣而蘇軾顧捨此不論乃咎其昧幾被害其學謬矣嗚呼此亦超越百王之見而亦豈無微意於其間耶此前誌所逸故今並

追識馬一公主錫號淑安下嫁益平尉洪得箕生
子致祥二公主錫號淑明下嫁青平尉沈益顯生
子廷輔廷協三公主錫號淑徽下嫁寅平尉鄭齊
賢生子台一四公主錫號淑靜下嫁東平尉鄭載
崙生子仁先及一女五公主錫號淑敬下嫁興平
尉元夢鱗生一女淑寧翁主降爲錦平尉朴瀰成
妻生一女我 殿下生明善明惠明安三公主長
次夭

判中樞府事臣宋時烈撰

封 王世子教命文 仁祖二十三年乙酉九月二十七日乙亥正

使領議政金瑬副
使禮曹判書金堉

王若曰未堪多難予敢私於立儲惟懷永圖心實
公於擇長社稷之福神人有依咨爾世子孝宗御諱
性本聰明器亦弘大自居宮闈之內仁孝夙彰及
處險阻之中智慮彌遠益嘗有資於方策能自播
譽於邇遐當今日之孔艱宜大計之早定羣情可
見詢謀僉同民望攸歸爰章斯舉國本重建予憂
少紓茲冊爾為王世子於戲惟賢是親惟學是懋
動遵禮範勉納箴規以倫德為必崇以逸欲為必
戒兄弟之子猶子益篤人倫父母之心為心永保
天命造次克念夙夜無違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議政府右議政臣李景奭撰

竹冊文 月日 同上

王若曰宗儲正位是帝王垂統之宏規付託得賢乃聖哲基命之至計玆丁濟屯之會尤切固本之猷載稽彝章式揚顯冊咨爾世子 孝宗御諱 天資明睿器宇淵弘孝友之誠自篤生稟學問之志不煩師承早標的於价藩彌增重於盤石執謙奉法仁聞潛孚歷險履艱 歷險履艱一本作履險歷艱 英譽遠播屬予寢疾之久遭此繼體之喪顧監撫之尊不容暫曠念 宗社之寄須懷永圖宜膺壓紐之符 一本作祥 克嗣承 祧 一本作華 之慶肆予志之丕應實羣情之允諧玆命 一本作冊 爾為王世子於戲難諶者天不易惟

位五常百行不外道心之存二帝三王惟極人倫之至非勤(舊本作講)學無以明此理非親賢無以愼厥修日就月將期毋替保傅之訓星輝海潤庶不孤神人之望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臣李植 撰

謚冊文 (顯宗即位初年己亥)

維歲次己亥十月戊子朔二十六日癸丑孤子嗣王臣(御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治方中旣完復土之期在即節壹惠爲謚尊名之冊肆陳難摸日月之暉秪申崇奉之悃恭惟 大行大王殷憂啓聖佳氣發祥五世當興季歷受太王之命至性無間

東海闔重輪之明謳歌曆數之歸社稷人羣之主
齊齊勿勿克敬 宗廟之蒸嘗怡怡愉愉單誠
長秋之溫凊服膺精一之訓見堯羹墻時展伯叔
之親分周寶玉長枕大被交暎花蕚之中盛色姦
聲遠屏 凝旒之下修齊之道已洽治理之具畢
張不明求衣撫單赤於袵席思賢如渴馳束帛於
丘園游心三代之前講學五經之奧正己而率物
務實而惡華嬰茆責躬時雨洗蝗螣之害菲食忘
口海邑絶蛤蜊之供置皷設旌嘉言罔伏則壤成
賦仁政是先四野息鴻鴈之歌三面解蛛蝥之綱
藹然好生之德庶幾比屋之封覲文耿光猶不自

足揚武大烈妙而無方羽林字孤修明建元之制
神策儲將出入山西之良衆心成城奚假猛士之
守太平有象可見諸福之來何意光武之勤勞終
致烈考之厲虔行百里而半九十遠圖馬憑以大
德不得中身天道難問冬氷夏火干隧之勣宅心
旱舟水車計然之策示掌成筭孔踶厭世何忙空
留鼎湖之弓虛設華玉之几深山窮谷若喪考而
哀號禁旅儒冠日環闕而攀哭顧惟小子敢承丕
基目窅窅而其凝望如不及哀煢煢而在疚求切
無形令則祖載有消　塗宮方撤式遵古典爰薦
大名合一國之公非子議父原百行之孝念始靡

他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鄭太和奉玉冊上尊謚曰宣文章武（按始議謚烈文毅武以列聖謚號有連二字相同稟改）神聖顯仁廟號曰孝宗伏惟 聖靈俯賜昭格茂膺顯徽之禮揚光帝庭陰騭下土之民流祉后裔嗚呼哀哉謹言

行副護軍臣趙絅撰

哀冊文 己亥

維歲次己亥五月初四日甲子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王薨于昌德宮之正寢是年冬十月二十八日乙卯還座于陵所二十九日丙辰永遷于寧陵禮也玄堂既治素幄將撤鳳旆揚鬣龍輴

戒轄違天居之蕭穆就祖道之遷適千官奉紼而
爭趨八神警衛而載馳天地爲之慘惔風雲(舊本作雪)
助其淒切惟我　主上殿下叩吽擢心攀擗泣血
結長悲於厚夜痛永訣於終天肆降志於重宸俾
記續於新編詞曰於昭上穹眷茲東土篤生我
后受命　仁祖越在李邸玄德夙彰白氣神龜前
後呈祥　聖資和粹英猷宏大仁聲仁聞協于中
外遠至西轅亨以處困殷憂增益九年乃反謳歌
攸屬遂正儲位精一相傳弗參弗貳文齡遷遼滅武
烈丕承治仍法堯禮則過滕勵精圖理克勤無怠
顧諟明命夙夜寅畏曰雨曰暘禱祈有應軫恤黎

元以濟以拯德洽好生誠切泣辜念囚平讞獄無
枉誣恩推及老政先惠鮮常徭既輕正供亦蠲躬
率以儉務祛華侈化始宮闈衣不曳地剛制酒醴
同禹惡旨屛去聲色齊湯不邇　太廟烝嘗祗肅
齋潔　寢園春秋親行展謁　東朝視膳志養無
違侍藥之日天鑑虔祈萬壽開筵和氣為春情深
友于益篤天倫大敘長枕至樂斯在欲貴欲富邁
舜親愛夢感鴒原哀動絲綸視孤猶子　先教是
遵出天之行卓冠古辟雅尚儒術日御筵席討論
經傳闡發淵微本之一心措諸萬幾光明緝熙道
積于躬與學之念無間始終陰雨綢繆留心克詰

策將勵士殿前親閱恩撫備至教訓有方出入坐
臥志豈嘗忘禮遇臣隣見善必褒豁達開襟顚倒
英豪推誠納諫四門洞闢芻蕘亦采言罔攸伏風
勸一世澤及既骨忠無不旌有冤則雪側席求賢
實自初政登崇俊良束帛交聘都俞一堂治具畢
張從周行夏薄漢陋唐十載端臨惟日孜孜鴻圖
遠略將大有為何皇天之不吊遂中途而上陟豈
此痛之可窮與穹壤而靡極嗚呼哀哉昔疾纔瘳
慶溢　宗祊大德必壽方祝無疆佇羽旄之欣瞻
奄　宮車之晏駕民如喪乎考妣紛雨泣於四野
嗚呼哀哉寶扆兮已空天香兮未歇劒舄猶陳帳

殿虖設悅　王音之若聆僾　威顔於咫尺暨列
侍之盈庭異朝儀於平昔嗚呼哀哉　一人宅憂
五月居廬孝思不匱禮備無餘仰深墨之慼容慘
纍然之麻經顲九天而莫聞奈三朝之無日嗚呼
哀哉日月幾何寒暑易換團露兮下砌淒風兮卷
幔宮梧凋兮玉宇寒仙漏催兮金壺咽杳乘雲兮
行天悵飈馭之倏忽嗚呼哀哉鬱彼新岡鳳舞龍
騰瞻依　聖祖密邇　諸陵實天作而地藏鑿山
明而水纍異既著於牛眠吉且叶於龜筮寔聖人
之真宅信得一而以寧儼象設於千齡長護呵兮
百靈嗚呼哀哉真遊不返至澤空留花應賞於玉

欄雲自愁於珠丘惟 聖德與偉烈並海岳而高
深敢摹天而畫日聊永晾於來今嗚呼哀哉
大提學臣李一相 撰

定世室告 廟祝文 肅宗九年癸亥三月初四日丙午

洪惟我 祖聖武仁明十載宏模百代可程尊周
大義炳若日星志雖未就功莫與京事光簡冊澤
流家邦禮隆世室徽烈彌彰禴祀長存愈久不忘
玆蕆泂酌告儀敬將
弘文館應教臣朴泰遜 撰

追上尊號玉冊文 今上十六年庚申

維歲次庚申六月庚午朔二十二日辛卯孝曾孫

嗣王臣御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彝倫丕敘盛業
當一治之期典冊加隆鴻號闡無競之烈物釆增
熾忱誠庶伸恭惟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
王行高百王志回三代困衡拂亂道合姬文之明
秉精一危微心傳 皇考之懿法天既降以大任
聖實啓於殷憂函夏沉淪腥穢著而興慨冠履顚
倒撫玉帛而增傷卓矣匡復之英圖固非成敗之
逆覩魚水托契洋洋巖穴之賢羽林字孤翼翼熊
虎之旅敷文奮武自有正大之規治法征謨一洗
功利之陋嚴恭寅畏罔敢弛勞蹈厲發揚恐不逮
事雖日暮途遠而遺至痛幸天綱地紀之賴無墜

偏荒外藩獨守尊王攘夷之節愚婦蚩庶皆存忍
恥含冤之心箕封之禮義彌光麟筆之經法斯著
豈徒啓佑我後嗣允宜表式於萬邦百世不祧既
隆 太室之肆祀壹惠爲謚猶懼宏業之未章斯
舊典之有稽合尊名之追揭明天理於旣晦純然
制事之合宜正人心於將淪沛乎行道而有得懿
德立民生之極大義並日星之輝 聖志昭彰固
神祇之可質休烈巍蕩詎摹繪之能形禮是將於
湯孫典刑匪遠功不在於禹下樂利無窮吉日于
差縟儀斯備謹遣臣左議政金在魯奉玉冊加上
尊謚曰明義正德仰冀沖鑑俯格徽誠丕一本作不下同

顯丕承揚（一本作揭）耿光而無射俾昌俾熾申福祉而彌遐嗚呼哀哉謹言

大提學臣吳瑗撰

寧陵表石陰記（前面篆大字朝鮮國孝宗大王寧陵）

己亥五月四日甲子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大王薨其年十月二十九日丙辰葬于楊州健元陵右近岡癸丑十月七日癸卯移葬于驪州英陵東弘濟洞子坐午向之岡越明年甲寅二月二十四日戊午仁宣王后張氏薨以其年六月四日丁酉祔葬在下

孝肅敬烈明獻仁宣王后張氏

誌文

顯宗十五年甲寅○有御製行錄而文不傳

仁宣王后禮陟之五月治方中旣完我 殿下乃降所述行錄 命臣壽恒撰進 玄宮之誌臣謹拜手稽首受而讀之曰於乎至哉我 聖后之德而 聖上之紀之也誠無間然矣旣不獲辭則敢就行錄纂次而叙之謹按 王后姓張氏其先曰舜龍本中國人當元時以宣武將軍鎮邊揔管從公主東来仍仕高麗累官門下賛成事食采德水縣子孫因籍焉入我朝有曰翩漢城府判尹四傳而至王能文章登擢大魁承文院判校贈吏曹叅

判於　后為五代祖高祖諱任重掌隷院司議贈
吏曹判書曾祖諱逸本川縣監贈領議政祖諱雲
翼刑曹判書亦以魁科蚤顯後贈補祚功臣領議
政德水府院君考諱維右議政新豐府院君謚文
忠公受知　仁祖策靖社勳文章德行有大名于
世配曰永嘉府夫人金氏安東望族忠臣右議政
文忠公諱尚容之女一時稱門第者推甲乙焉以
萬曆戊午十二月庚辰誕　后于京畿安山之村
舍生而端淑不妄游戲六歲祖母朴夫人取而鞠
之嘗隨從季父水原府衙時於牖中思父母噯泣
祖母覺而問輒拭淚對以他辭不使貽其憂祖母

奇愛之　后有兄苦面瘡或言見矣最效金夫人陽為不欲汚手以試　后意　后即手自傅之不見厭惡色文忠公大悅而異之盖其至性舊本作誠自幼然也崇禎庚午　孝廟為鳳林大君　仁祖親簡其配見　后周旋應對有則甚賢之　后遂膺選辛未秋嘉禮成封豐安府夫人既入闕夙夜夔慄孝敬無違最為　仁烈王后所眷愛過四年出閤居邸秉家政綜理井井然梱內事無纖鉅不敢自專　仁烈王后有姊婺而窮居　后賙捄曲有恩意丙子冬寇難入江都明年正月敵兵渡江宮中鼎沸無不號哭蒼黃　后獨從容整暇言動不

少爽人皆服其有守及 孝廟與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后亦隨行羇危險阻首尾九年所處之不失常度 兩宮之間終無間言乙酉始返國昭顯世子卒 孝廟受 仁祖命陞儲位冊 后為世子嬪 后益自抑畏飭躬以禮事上以誠得一異味必先獻于 仁祖己丑 仁祖賓天 孝廟踐阼 后既正位中壼陰教益彰聽內職帥嬪御和而穆嚴而惠庶幾樛木葛覃之化然猶小心翼翼持以柔巽常曰婦而自聖鮮不害于家國牝鷄之戒可不慎歟己亥 孝廟疾惟幾 后籲天請代逮至不諱哭擗踰禮然於送終之事自大淵蚤摘

以往雖微必親不委之暬御務盡誠信而後已未
卒哭只歠糜粥我 殿下泣請進食則曰自絕其
命者誠過矣彊飯以求活亦予所不忍也我 殿
下嗣位尊 后為王大妃辛丑進徽號曰孝肅當
冊寶之上也 后不欲親臨我 殿下至誠固請
后亦體 孝廟平昔之教泣而許之行禮之日
哀動左右至賀禮則竟不受焉每遇災異憂懼形
于色諭我 殿下曰予心猶然爾可忽諸所以戒
誨者甚切至 后自己丑大慼過毀致疾遂因以
沉痼嘗屢幸湖西之溫陽試湯泉少效至甲寅二
月疾忽亟以二十四日戊午薨于慶德宮之會祥

殿春秋五十有七有司議謚法施仁服義曰仁聖
善周聞曰宣遂上尊謚曰仁宣又加上徽號曰敬
烈明獻先是 孝廟山陵有故至癸丑冬遷于驪
州之弘濟洞子坐午向之岡至是遵 后治命以
六月初四日祔葬于其下以其同原而近也因稱
以寧陵 后資性貞靜又襲訓法門動容出辭擧
可為儀範雖疾病燕私之際必以禮自將對子姓
亦未嘗有惰慢之色於私親雖甚周睦絶不許由
徑干恩内外截如也 孝廟於麟坪大君友愛篤
至 后亦待其夫人一出於誠事 慈懿大妃數
十年慈孝無間宮闈之内和氣融洽自 后有疾

不得以時進見每歎曰有生何為大漸之夕神氣
已昏瞀忽聞　大妃来臨即驚悟促進坐席諄諄
告訣柔聲和色雍容若平日猶以不飾而見為恨
遷　陵之日　蜃車太重多憂轝士顛殞　后聞
之愀然曰　先王在天之靈必不安於此矣及女
侍自　山陵還問知傷人無多始有和豫色今玆
六引之舍堩而舟蓋亦遵　后遺意云　孝廟
之昇遐也雖窮閻僻壤如喪考妣愈久而不忘及
后之薨民之奔走號慕亦如之嗚呼豈無所繇
而然哉　后誕育一男五女我　殿下聘領敦寧
府事金佑明女為妃五公主長曰淑安公主下嫁

益平尉洪得箕次曰淑明公主下嫁青平尉沈益
顯次曰淑徽公主下嫁寅平尉鄭齊賢次曰淑靜
公主下嫁東平尉鄭載崙次曰淑敬公主下嫁興
平尉元夢鱗淑靜淑敬並先卒我 殿下誕生一
男三女 世子 肅宗御諱 聘兵曹判書金萬基女為
嬪女曰明善公主明惠公主明安公主明善明惠
皆未字而夭洪得箕一男沈益顯二男鄭齊賢一
男鄭載崙一男一女元夢鱗一女洪惟我 寧考
盛德宏規駕軼百王其惕厲奮發以昭大義於天
下者惟 后內贊之功是資我 聖上仁心仁聞
浹人肌髓使域內肖翹之類咸囿於雨露之澤者

亦惟 后慈覆之化是承博厚之德尊配坤元是宜受祿無疆永享岡陵之壽而昊天不弔遐筭遽促嗚呼痛哉惟其徽音懿烈之昭在耳目者託之琬琰藏于幽隧將與塗莘之盛並垂於萬禩猗歟休哉

判中樞府事臣金壽恒撰

封王世子嬪敎命文 仁祖二十三年乙酉九月二十七日乙亥使者領議政金瑬等奉敎命竹冊印綬往昌德宮嬪宮與內命婦行禮如儀

王若曰擇儲惟賢聿遵 累朝之彝則錫命乃匹爰正貳極之壼儀玆當固本之辰誕須從貴之典咨爾張氏芳猷夙茂令譽昭升貞靜其性婉孌其

姿威儀棣棣忠臣之孫相國之女門戶堂堂肆作儷於宗藩益著美於宮掖逮質泰於萬里家室是隨(是隨一本作隨行)飽艱楚於(一本作者)九年兄弟始返何上穹之降戾奄前星之晦晶顧惟時事之孔艱況復予病之漸痼少陽虛位恭此(一本無此字)髫齔之(一本有冲字)孫長君承祧豈非(豈非一本作實)社稷之福(福一本作大計)既上嗣之斯定宜內輔之並崇禮數自別於曩時責望深切於今日茲命爾為王世子嬪於戲舜德天大允賴嬀汭之觀刑周命日新實由任姒之資化爾其體陰陽之交濟究內外之相成敦孝敬而奉兩宮之懽飭恭儉而饗五福之盛祇服明訓勿

替徽音王壐珠軒克對三善之德葛覃樛木訏繼
二南之休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行副護軍臣金光煜撰

竹冊文 月日 同上

王若曰嗣子國家之本望實係於神人儲妃風化
之源教先成於閨閫緬惟遐冊（遐冊二字可疑）之垂範咸
用玆典而永圖咨爾張氏奕世名門寔予佳婦芳
猷懿德藹然日彰淑行柔規禀於天性曾貳體之
潛邸居中饋而宜家嘉聲達於紫庭令譽襲於彤
管早協坤貞之吉長發其祥果契离明之尊則篤
其慶豈徒人倫之正始抑亦 宗社之延休載躋

良辰俾膺顯冊今遣正使議政府領議政金𡎺副使禮曹判書金堉持節備禮授以寶章䟽榮綺綬爛瑞輝於椒塗備服瑜環溢佳氣於桂苑於戲惟恭儉可以守其位惟戒謹可以保其名昭嗣徽音無違女圖之茂矩欽服寵命益勵內理之初心匪始其艱有終乃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藝文館提學臣金著國 撰

封王妃教命文 孝宗二年辛卯
八月十六日辛酉

王若曰予惟君子之修身造端乎夫婦王者之善俗基化於宮闈是知誠正之功由微而達(一本作逮)顯導率之教自家而及邦肆稽彝章爰加顯冊咨爾

張氏柔和懿範淑哲令猷思得好逑受寧考之
睿簡夙奉明訓嗣 聖母之徽音周旋既共於險
艱儆戒益勤於崇貴祇承禋祀克殫蘋藻之誠誕
育元良更增匕鬯之重念茲縟禮之舉蓋待殷制
之終三載餘哀豈無感於繼序兩儀配極本有資
於生成茲涓吉備儀冊封為王妃於戲天命難諶
莫安其位人道所始宜覲厥刑惟敬畏可以存心
惟禮法可以率物有關雎鐘鼓之樂所貴不失性
情追葛覃儉勤之風方致永綏福履尚體至意茂
迓洪休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臣趙錫胤 撰

玉冊文 月日 同上

王若曰理國先家所以敘人倫之本臨軒冊后所以明王化之基蓋婦德之良由內而及外坤元之象體乾而居中典常是稽今古攸重咨爾王妃張氏篤生名閥簡配寡躬奉訓誡於 聖母克嗣柔嘉淹歲月於殊方共嘗艱苦遂進位於甲觀仍儷尊於椒闈風慨二南誕播關雎之詠慶叶一索茂迓長發之祥肆當卽吉之辰庸賁正始之命茲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堉戶曹判書李時昉持節備禮授以玉冊寶章魚軒翟茀倣禮經而昭衷玉檢金書遵憲章而備物於戲以恪謹祗承 宗祏以

儉約表式宮庭益闡徽音無替修齊之助勉宣陰敎庶延昌熾之期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藝文館提學臣尹順之撰

樂章 月日 同上

玄樞凝耀黃紐儷輝慶綿鳳紀禮賁翟褘時雍六寢允穆中闈坤元協化月望齊暉千秋錫永百祿來巍王頌載烈金籥歆徽 歆徽曲

工曹叅判臣呂爾徵撰

王大妃上尊號玉冊文 顯宗二年辛丑 正使領議政鄭太和 副使工曹判書李一相

維歲次辛丑七月戊申朔二十八日乙亥國王臣

御諱稽首再拜謹奉冊上言恭以遵嘉訓於太姒載熳徽音進休稱於 聖慈愛舉縟典尊之至也禮則當然恭惟 王大妃殿下道合柔貞姿凝淑哲名門毓慶夙膺 仁祖之妙揀中壼含章實資寧考之玄德適值屯否之運備嘗播越之艱處困如亨咸仰令譽之無替承乾以順益見陰功之有隆丕闡內治者十年遠播國風於八域逮大喪攀擗之日賴神明而扶持自小子纘嗣以來勤教誨而保佑 喬山霜露奄驚歲月之遷 長樂晨昏尚幸溫凊之奉芳猷縱難於摹畫孝思深切於顯揚謹上尊號曰孝肅伏惟 寶筭添齡彤管增耀

陳儀物於北闕庶展愛敬之誠正位號於東朝永享怡愉之樂臣御諱誠歡誠忭稽首再拜上言

大提學臣李一相撰

樂章月日同上

思齊聖慈體坤元只配聖誕聖母儀尊只任姒之德徽音孔揚東朝崇奉秩秩其章顯號象行嘉頌騰祝其祝維何萬年長樂思齊曲

弘文館副提學臣俞棨撰

謚冊文顯宗十五年甲寅

維歲次甲寅五月甲子朔二十六日己丑哀子嗣王臣御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昊天罔極愼卒事

於鉅創日月有時循故實於節惠焉能擬議秪切
攀號恭惟 孝肅王大妃禮法景宗貞莊懿範受
儒相之箴誠夙著徽音膺 聖祖之鑑掄罙虔婦
職當淹恤克佐乎 寧考而默祐寔賴於神明九
載殊方歷屯艱而回泰十年中壼履坤位而承乾
儆戒常存於始終陰化遍覃於外內躬節儉而垂
則後嗣體孝思而盡誠 東朝仁洽睦婣杜私蹊
之猶截恩隆鞠育教義方則必嚴顧眇末叨守丕
基遵訓誨庶冀寡過愴懷霜露縱靡逮於 喬山
祝壽岡陵期永侍於 長樂云胡積殃於不肖奄
遭銜痛之亡涯隔 慈顔於平生更何所恃想劬

勞於疇昔無以爲酬身抱沉痾幾貽憂疾之念喪
連同氣未遑止哀之觴已矣真遊之莫追藐爾孺
慕而奚及纔移 舊寢心至今而皇皇繼營 新
封儀不暇於縱縱將修合 廟之休享載舉易名
之彝章與衛既廞典冊肆備謹遣臣議政府領議
政金壽興奉冊寶上尊號曰敬烈明獻尊謚曰仁
宣仰祈昭假俯諒精衷稱齊女尭揭二字於不朽
慶綿京室降百福於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藝文館提學臣姜栢年撰

哀冊文 甲寅

維歲次甲寅二月二十四日戊午 孝肅敬烈明

獻仁宣王后薨于慶德宮之會祥殿是歲六月初
四日丁酉（四日丁酉一本作七日庚子）將還座于寧陵禮也
攢寢啓塗雕輼肅軔儀尊已撤蜃衛徐引指玄宮
之窅冥去紫闥之崇峻　哀子主上殿下孝思罔
極孺慕莫逮哀徽音之永閟痛春暉之遽翳命纂
盛美垂眎来裔其詞曰方祇承乾圓舒配陽若稽
賢媛寔助興王傳稱蜀塗詩詠任姜於昭　聖母
眡古有光曾沙炳靈婺宿儲祥誕毓法門襲訓詩
禮乃賡　睿簡作嬪　宗邸儀度王溫德性天啓
居玩圖史動循珩珮履正思順勉勉無替伊昔
先王遠適朔漠坎險能亨殊俗攸服儆戒相成式

資懿則繞逐北轅旋陛貳極翼異翼孝敬亹亹令譽
思媚 大朝宸心嘉豫大明繼照中壼正位爰聽
女順聿宣內治正己率下端莊齊飭宮闈肅穆私
謁屛迹王政攸本芳猷孔昭漢練崇儉齊鷄桒朝
毋育黔黎澤及肖翹十亂齊稱二南興謠賴茲陰
敎以貧雍熙一十年間風行化馳鼎湖遺弓震索
承基 長樂含飴顯冊歸美愉色承顏備物養志
猗歟 聖孝至哉 慈仁和氣薰融景貺來臻罔
陵之祝率土惟均書雲告祲美疢彌留冀勿藥之
有喜行翌日之乃瘳既並走乎羣望將咸宥乎要
罔而靡極之不用奈降割之斯遄儀星筭之長終

倏雲軿之上仙萬彙遏而隕墜三光瞭而失躔嗚呼哀哉　一人在疚羣生何恃徒聞仁壽莫諶神理掩總帷(一本作帳)之幨幨設容衣之被被襲脩夜兮不睗杳真遊兮焉止寧紆轡於湘浦詎弭節乎瑤水凭玉欄兮賞花遺塵世兮脫屣嗚呼哀哉日辰其良　啟儀將發曉闢魚鑰雲從鵷列雜清蹕於哀挽間彩旃以素綍羲曜薄以晻曖炎序變而蕭瑟出都門兮感遲踐原陸兮嵽嵲悵乘雲兮不復返如喪妣兮便永訣嗚呼哀哉瞻彼黃驪鳳舞龍翔山川洵美風氣允藏接灤水之新封開暖穴於一岡同　原廟之精禋薦黍稷之馨香　神如在

而罔惘儼陟降之洋洋嗚呼哀哉逝川不停隙駟
易驟有生必終猶夜與晝嗟賢聖之同歸孰金石
之等壽惟厚德之載物民追慕於永久續思齊之
舊章並汗青以不朽嗚呼哀哉

大提學臣金萬基撰

列聖誌狀通紀卷之十八